春秋傳注

嚴啟隆 稿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之喪甫期而昏鐵盍氏曰姜不稱氏喪娶夫人與有貶也愚按納幣不書蓋即位以前先約昏故秘而不得書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納賂以請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前文十二年晉秦戰河曲交綏臾駢見秦使覘其將遁請薄諸河必敗趙穿與胥甲當軍門而呼止之秦師果遁至是以軍法討罪安置胥甲於衛然穿安在乎趙盾庇之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定公位也杜云平州齊地

公子遂如齊

左傳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賂齊也鐵崖氏曰齊取曾田者一取曾邑者三皆不書伐以傳考之濟西讙闡賂也鄆則取以居公而經特書齊侯必季氏懼討順以承命而不用師徒也凡伐我而取邑不書舊史諱之也賂則自我與之故不諱也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而前此不見齊人之取則伐我而取田邑者不書審矣故濟西讙闡之取不待傳而知其為賂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文十五年晉會諸侯于扈將討齊之執單伯曾叔姬十七年伐宋弒君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卒楚人不禮靈公受盟于晉故楚子侵陳及宋晉趙盾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還杜云棐林鄭地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乃侵崇而秦弗與成杜云崇秦之與國觀此趙盾豈惟不仁抑且不智聽言行事皆不當矣

文襄之霸不衷得乎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報北林之囚解揚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傳鄭受命於楚伐宋也鐵壺氏曰自是列國卿將

皆書帥師而以名見矣其稱人者非卿也以宋及鄭

者以尊及卑也君獲不書師敗績舉重也即君將不

書帥師之義也卿獲書師敗績其重切也按以內及

外以主及客以親及疏以感及庶以大及小以近及

遂亦皆曰及

秦師伐晉

左傳報侵崇也按秦舉大師必貴將也而不以名見何也秦遠於魯而隔於晉不常與中原諸侯接故列國之卿無不氏而秦術以國舉列國卿將無不名而秦終稱師與人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報大棘也楚救之晉去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公患之飲之酒伏甲攻

之盾䦨且出出亡其從弟穿攻靈公弒之盾未出山而復史狐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書曰趙盾弒其君言其主乎弒也故盾即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毛氏傳曰郊祀在三月必先祀一時豫卜牛而滌養之故正月卜牛雖所卜者傷口再卜者又死而三月之期依然不滅則何難三小而遽廢不祀故左傳曰

非禮也若胡氏謂匡王未葬公當在凶服中而遽行郊祀爲非禮則不然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越紼者謂天子在殯輴車設紼而遇有郊祀則越而行之謂之越紼故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惟五祀不行其尊於五祀者皆行若既殯未葬卽五祀亦行矣況郊祀乎杜氏云不以王事廢天事是也

葬匡王

四月而葬儉矣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左傳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故

宋圍以報之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據左傳公子宋與歸生謀弑君歸生止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書曰公子歸生弑其君權不足也未確也傳歸生在文十七年爲書與趙盾辭甚抗直晉遂來行成且以卿壻爲質經宣二年帥師敗宋獲華元非權不足者宋與之謀盡以非歸生則不足行弑也且後鄭人討弑君之賊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必親手弑君者矣左氏未確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以三年侵鄭而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傳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言其厭尊毀列累其先君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公卑於齊而與其大夫結昏則其來逆不敢不自主之明矣況三月反馬雙雙而至夫婦無别故書也毛氏傳曰稱子叔姬者以嫁不相敵如室女然與文十二年十四年稱子叔姬雖不相類而其書並同

楚人伐鄭

左傳晉荀林父救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以陳及楚平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公即位衛始修好且謀會晉也以公但許齊而

不通晉故導之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爲齊伐也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杜註棐壞郎黃父晉地時鄭[illegible]曾之會則衛引之然左傳云晉成之立公不朝云云使大夫聘故晉止公於會與諸侯盟而不與公公以賂免故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疏云黃齊境杜註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杜註垂齊地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有

事祭也不舉祭名譏不在祭也毛氏傳曰卿喪不廢祭而繹本輕禮且齊魯接壤異日則赴可以遂而繹亦可以已曰猶者可以已而不已也若萬入去籥則萬者文舞武舞之總名其舞萬而去籥者以武舞干戚文舞羽籥文近吉而武近凶故去文而公羊分萬籥爲二舞曰萬者干舞籥者籥舞則於詩方將萬舞下承之以執籥秉翟不可通矣若杜註以去籥爲惡其聲聞此亦襲公羊去聲之說而誤者夫八音之奏何止於籥必去聲將必盡屏歌詠而第卻舞人之執籥何爲乎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二國名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曰禮也辟不懷也若庶人不爲雨止其事畧也

城平陽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伐之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鐵壺氏曰胡氏謂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書春王正月以表之與上五年下十年如齊有異非也五年往返歷二時也十年往返盡一時也此年往返在一月也歷二時盡一時而中無間事以時舉可矣往返在一月則安得以時舉哉汪氏謂僖襄二公如齊晉其時王無嘉好喪葬之事書王正月乃常例與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異亦非也二事不書春王正月其罪遂可掩乎或舉時或舉月

所以稽久暫見事實僖十年十五年如齊襄二十二年如晉皆書王正月後有異事不得不舉首月也襄八年春如晉無異事而書首月者是年夏季孫會邢邱後公方歸故書正月以志去國踰時之久皆史因事屬辭不得不然如孔子用此爲褒貶設舊史不書正月可臆度而增之乎

夏仲孫蔑如京師

朝齊而聘周而孟獻子且以有禮蒙王賄時勢可知矣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杜云東夷國鐵壺氏曰魯兼國書滅者絶其祀也項是也書取者取爲附庸也根牟鄟邿是也何以知其爲附庸也凡取外邑必先書伐某國敗某師而根牟鄟邿無所繫也凡小國爲鄰所并而魯復取之則與取邑同文者其國已邑之也須句向是也鄫鄆已邑於莒而取鄫取鄆與取根牟鄟邿同文而不言伐莒何也魯嘗請於晉以屬鄫而莒滅之魯嘗城鄆而其後爲莒所得魯人蓋曰吾取吾鄫鄆而非取之於莒也與向并於莒須句并於邾與魯無與者異矣季孫

宿救台遂入鄆不言伐莒亦此意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晉侯卒乃還疏曰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觀魯不會晉衛之葬則受辱於黑壤不諱而彰乎然是時中原大國從晉者惟衛耳魯則事齊矣宋陳鄭則分於楚矣晉成雖勉力親會諸侯不效靈公之權

移臣下乃未能一而遽死矣

宋人圍滕

伐喪甚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以鄭黑壤盟晉伐之時郤缺代盾爲政救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專殺大夫皆有罪而至宣淫而殺諫臣宜有滅亡之

禍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侯以我服故也鐵壺氏曰齊歸魯田或書歸或書來歸或書歸我何也來歸使人將命也先儒以爲心服而歸之則於來歸衛俘不可通矣歸而不書來者無將命者也歸齊濟西田公親受之於齊也歸讙及闡或疆吏相授受或魯使微者往受而不書其人也濟西之田獨曰我者不獨我有濟西田而所歸者獨我故封也若鄆讙闡則魯邑也龜陰之田獨魯有也書我則贅矣曹田之在濟西者魯嘗取之矣豈元年並以賂齊而茲所歸者獨我故封與鄭書使宛而齊不目其人宛鄭卿而齊微者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穀梁傳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上書齊侯元卒下六月書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則四月如齊奔喪也宣公以弑逆爲齊惠所許德之恃之比年頻往於周禮世相朝傳五年再相朝之數皆過之直書而惡自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
曰徵舒似女徵舒夏姬子也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
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伐之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師至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傳劉康公報聘也毛氏傳曰蓋王之季子而食采

於訾婁者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齊侯初即位聘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傳伐邾故也恐齊討侵小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報行父也
饑

楚子伐鄭

左傳爲成於晉也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楚子以潁北之逐復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盟陳鄭服也杜云辰陵陳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傳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

晉乃就狄地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寗儀行父于陳

鐵壺氏曰稱國以殺則徵舒陳人非以楚之國法殺之也目楚子則疑於楚子之私矣故必稱人而後於義爲安也按當晉楚爭陳之際而陳禍生淫弑爲晉討者興師討賊並誅淫人以定其國楚何能爭焉況傳有云陳侯午在晉未必非求其來正也而晉景與荀卻皆坐失事機遲至年餘使楚人收其功何其愚哉毛氏傳曰左傳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西氏遂入陳轘徵舒因縣陳時陳侯在晉申叔時謂楚子曰夏徵舒弑君君討而戮之宜也今縣陳則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楚子善之復封陳納其二大夫

按晉自文七年後趙氏忽主盟中夏而荀郤繼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正值楚莊興霸晉徒肆忿虐不能取勝以致三國受禍東淩西創者歷二十餘年究之使楚大肆其威今年入陳明年入鄭又明年入宋三國殘傷即晉六卿三帥亦並喪敗於邲之一戰然則晉霸之淩夷於趙盾爲何如哉若夫楚之徒知討賊而不知孔儀之當正法左氏稱善固非然楚亦

何足責焉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辰陵盟後鄭復徼事晉至是楚復圍鄭旬有七日鄭國人大哭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聽鄭人修城而復圍之三月而後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子退師三十里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隨武子皆欲還獨彘子不可先以中軍佐濟桓子不得已乃俱濟

時楚子北師次于郔南北致師楚叔孫敖曰甯我薄人無人薄我遂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驚北而敗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杜云蕭宋附庸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杜云清丘衛地左傳盟曰恤病討貳夫陳鄭之受禍於楚甚矣晉不能救正而何以討其貳乎況後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則匱盟矣且盟先穀主之剛愎不仁抗令致敗者而可主

盟乎晉政顯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以盟故伐陳衛孔達救之曰先君有垂隴之約若晉討我則死之衛卿之執拗又如此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毛氏傳曰前十一年齊魯共伐莒以四年平莒未服也至是齊專伐之

夏楚子伐宋

毛氏傳曰以宋爲淸丘之盟而伐陳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討邲敗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晉來討救陳之罪達縊死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以邲敗鄭遂服楚也晉景親帥師差自强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宋曰鄙我

也殺之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魯不懼晉乃懼楚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告急於晉晉不敢救圍九月宋病請楚師去城下而盟楚退三十里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此稱晉師十六年滅甲氏稱晉人師用衆也人其卿大夫也杜註潞赤狄別種潞氏以國爲氏也嬰兒名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毛爭政使王子捷殺之王室亂王孫蘇奔晉晉使士會平王室杜註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王札子王子札也即捷葢經文倒字召伯毛伯二卿士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杜註無婁莒邑

初稅畝

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十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惲皐聞曰稅畝者始廢徹法也徹者但取公田之所有而公田中爲民居又有井竈葱韭地皆無稅也今將公田槪以與民計畝而十取其一凡公私之田民居井竈尺地寸土皆有稅矣故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雖云什一然徹法自是不行矣

冬蝝生

孟子又生也

饑

書水旱而不書饑者不至於饑也書大無麥禾而不書饑者救饑也如臧孫辰告糴之類書饑則無救之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又赤狄二種

夏成周宣榭火

按爾雅土高曰臺有木謂之榭楚語曰榭講軍實故

榭歟前而無後室鐵壺氏曰當是宣王會諸侯於東都留有講武之榭今遭人火也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毛氏傳曰大歸猶稱郯者雜記諸侯出夫人未致命以前仍以夫人之禮行此時未致命故稱郯鐵壺氏曰被出變也故書而歸不見經以是知內女之嫁不書者也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據三傳十七年春晉侯將盟諸侯使郤克徵會於齊克眇季孫行父禿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於齊齊頃公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怒而去郤子至晉請伐齊已而盟於晉之斷道晉侯辭齊人按魯不通晉久矣自齊惠公卒後漸以齊爲不可恃又轉而之楚今之會晉想亦因晉侯徵會

而行父又與郤克同辱於齊故會晉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

鐵壺氏曰公子公弟不爲大夫皆不卒而肸書卒公爲之變而加禮故特著於策也肸終身不食宣公之食而其子世爲魯卿則公有怍焉而於其卒加禮可知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毛氏傳曰晉以斷道之會齊侯不親至爲討也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殘殺之世宜我孔子之思勝而去之者也毛氏傳曰

此邾大夫就鄫殺鄫子也凡大夫不得名則稱人

甲戌楚子旅卒

鐵壺氏曰秦康公之卒書非賢於穆公也康始與會

通也楚於成王七年以前猶以號舉則成以前卒不

赴魯可知成之弑楚有直史違也商臣之死或赴不及魯或魯以其覆載不容之賊而不書也至莊則北挫晉兵諸夏震動故赴告及魯而史書之後此楚子之卒殁無一不登者春秋於楚事之詳天王崩葬之缺一同舊史而蠻荆之盛中夏之衰天子之微諸侯之悖皆見矣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杜云笙魯境左傳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

公謀而聘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遂東門氏子家還及笙遂奔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毛氏傳曰周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則冬恒燠矣

三月作邱甲

毛氏傳曰前斷道之盟晉侯以齊侯不至邀衛伐齊

時宣公與盟而又使公孫歸父求好於晉齊怨之將伐我而公備之因作邱甲傳所謂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是也但杜氏註邱甲引司馬法云四邑為邱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今魯增益田賦以一甸所賦責之一邱則四倍加賦無是理矣且古者賦車民間而甲楯諸器則率官制而官給之如周禮司甲司兵當出軍時授兵及還兵則受兵輸是車是車甲是甲春秋凡出車名曰賦車成二年傳羣臣帥賦輿襄二十五年傳賦車兵是也出

甲謂之授甲受甲昭二十年陳桓子授甲閔二年狄入衛衛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是也是以管仲作內政首修甲兵其有不足則使有罪者以犀甲鞼盾贖罪而楚蔿掩爲司馬使子木賦甲兵且賦甲楯之數故魯以外備齊難亦使每邱出甲若干勒以爲制謂之邱甲盡賦以邱爲準如魯定田賦孔子曰以邱足矣亦謂邱有十六井可相準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亦謀齊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杜註茅戎戎別種左傳文十七年周甘歜乘戎飲酒敗之於邥垂至是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已盟矣王季子謂戎無備徼而伐之敗績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傳臧宣叔衛孫良夫皆如晉乞師晉侯使郤克將八百乘從齊師癸酉戰於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走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幾獲齊侯逢丑父與侯易位佯使侯取飲侯逸晉師深入齊地齊侯使致地與賂以求成鐵壺氏曰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於冊而晉卿衛卿並曹小國之卿亦以名見而大夫悖逆之跡孔子以因舊史之文而益見矣愚按昭十三年傳曰南蒯以費叛經不書叛惟筆曰叔弓帥師圍費定九年傳書陽虎入讙陽

關以叛奔齊經俱削之筆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十有三年傳載荀寅士吉射攻趙鞅鞅奔晉陽已荀躒韓不信魏曼多攻寅吉射二子奔朝歌經削其相攻而筆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是春秋筆削全改舊史之文矣推此則更舊文者固以義筆削也即仍舊文如鐵壺所言春秋列國卿稱人後稱名楚始舉號而後稱人稱子一仍舊史之文者亦以義筆削也蓋義即在於隨時變稱因其文即筆也而褒貶寓焉非漫無義而但以舊史之文爲文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故孟子

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言盡章周制以為予奪即天子之事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如鞦如虎如荀見是筆也能無懼乎若曰其文則史者言所因所革皆以舊史之文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杜註袁婁皆齊地是役也雖屬忿兵然向也晉幾畏楚矣諸侯去而之楚者十七八矣幸有是勝齊魯衛大國從之而小國舉至晉霸乃復振焉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前盟袁婁齊侯許歸我侵地故取之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傳宣公求好於楚及公卽位盟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楚子重興師救齊遂侵衛並侵我孟孫往請賂納質乃許平不書諱辱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卿不書名匱盟也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在焉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按盟誓本

先王舊禮然春秋之始猶以爲有神明而重之至文宣以後小國則來者卽盟不以爲信大國之來亦但取其誓服以示威而非謂其信固也則盟典已自此廢矣鐵壺氏曰楚師內侵以葦之戰也故三桓懼討而以公試焉且是盟不獨宋衛陳鄭之君不與也邾鄫微國皆以大夫會而魯君獨往則三桓之惡極矣春秋國事之僨未有甚於魯者三桓之在國重於君而諸侯視之亦重於君平丘之盟公不與而執意如謂虐邾莒者意如主之也鄫之會魯君親往而吳召季孫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亦以季孫爲重也楚大夫自屈完以後無書氏者而自嬰齊以後無不書氏列國大夫勢皆張皆書姓氏故楚臣亦詳姓氏也又此盟楚主之故秦先於宋而齊後於從楚之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皆先君未葬而稱爵蓋宋舊怨鄭衛新怨鄭必改吉從戎自蹈非禮也下隨書葬而義見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穀梁傳曰新宮禰廟也三日哭禮也謂宣公新入禰廟而遇天火也毛氏傳曰宣以十八年十月薨則成二年十一月大祥三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在吉禘後已入新主故名新宮胡氏謂不稱宣公必神主未遷宮雖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非禮不惟不曉禫後正當吉禘無新主未入之禮且亦不識廟制妄謂新宮必新造一廟可容宮無主而不知此新宮者即先公之宮也先公居五廟末曰禰廟必待新死者至吉禘日將四親並祧合食太廟及其臨徹先將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遷遷廟中然後新主隨三親歸祔高曾

祖禰而各入廟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主一日不遷主則一日不易廟安有所謂無主之廟可虛懸以稱新宮者況檀弓云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正言廟也而胡氏誤解謂先人平日所居之室可哭而虛廟不可哭夫先人所居即後人所居是也所居室災弔而不哭宮廟火三日哭不講禮而妄議哭法乎若謂丹楹稱桓宮而此稱新而不稱宣必有故則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公若初入廟則稱新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乎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也毛氏傳曰許久服鄭隱十一年爲鄭所滅至桓十五年而後許復有其國及僖六年楚人圍許後則鄭不能有許矣今乃以其恃楚伐之則鄭以强大淩小弱罪在强大固不待言而又以已所服事之楚徒以許故而隱與楚爭此在義與勢兩不可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杜註棘者汶陽田之邑也取不服故圍之鐵壺氏曰經書內圍邑七皆不書叛圍棘拒命者非棘民則齊有司定六年圍鄆與齊人爭皆不可以言叛也昭二十六年圍成時公已孫齊舉國拒命不得獨書成叛也定十二年圍成書公欲處父叛則為孟氏守而非叛也書孟孫以成叛又非其事之實故第書圍以紀其拒命而不目其人焉惟昭十三年圍費則南蒯以費判定十年再圍郈則侯犯以郈叛而經不書蓋中軍既毀尺地一民皆歸三家使以叛書是為三家討

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辭故書圍以著陪臣實據邑以叛也而不書叛以見叛竊國者不得以言叛也晉趙鞅荀寅士吉射治兵相攻未嘗叛君也而並書叛邯鄲稷據邑以叛趙氏而不書創此意也陽虎以讙叛不書而竊寶玉大弓則書蓋取之公官不可以不志也比事以觀而其義昭然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傳赤狄之餘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鄭伐許

前後伐許俱目其人此獨書國號者不詳其君與臣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共公新立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將出叔姬先來朝修禮告其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公歸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非吾族也公乃止

冬城鄆

鄭伯伐許

毛氏傳曰鄭襄自去年夏冬兩伐許而死今悼公喪未踰年卽遣公孫申帥師以疆許田許人敗之展陂鄭伯乃親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時晉大夫帥師救許伐鄭楚使子反救之以鄭方事楚不悟鄭伐許之與已爭也及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訟不勝楚乃執皇戌及公子國鄭伯歸因棄楚而請成於晉先與晉人同盟於垂棘而於是晉楚之爭鄭則又以楚鄭之爭許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左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

梁山崩

在晉之韓地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鄭服也杜註蟲牢鄭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毛氏傳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敖伯禽五世孫有武德曾朝周而宣王饗之諸侯事四親武公久祧今魯以尙武功特立爲不祧之廟其名宮者以太廟稱廟羣公稱宮也其名武宮者以晉曲沃武公爲不祧廟名武宮今效之一以耆謚一以崇武也若又名世室者以世世不祧主則世世不毀室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取鄟

杜註附庸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蟲牢之會宋公初辭之而後與會晉以其抗也命衛伐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以鄭從晉故晉欒書救鄭楚師還此楚卿帥師稱名之始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賀晉遷於新田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毛氏傳曰卜郊在寅月卜牛在子月鼷鼠鼸鼩鼠今名鼠狼是也未卜日不成牲故稱牛

吳伐郯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又伐鄭諸侯救之鄭獲楚鄖公鍾儀獻諸晉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從齊之莒以齊服亦服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傳楚巫臣竊夏姬奔晉子重子反盡殺其族巫臣

遂請晉使吳教吳射御車戰以叛楚吳遂伐楚屬國子重奔命秋子重伐鄭吳入楚之州來子重自鄭返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自此吳始大而楚頗衰何註以州來爲蕭厲之類則亦附楚之小國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林父良夫之子衛定公惡之乃奔晉獻晉所食戚邑衛侯如晉晉反戚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其何以
長有諸侯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聘且自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趙盾弟嬰通於盾子朔之妻莊姬同括放諸齊莊姬怨之譖於晉侯曰同括將爲亂欒郤爲徵乃殺之立朔子武而反其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毛氏傳曰叔姬雖來歸而杞伯悔之請歸葬於杞則不終歸矣故稱杞與文十年子叔姬卒不同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按左傳以郯成於吳伐之然晉欲通吳未必與吳爭郯也以大凌小何辭不可傳亦豈能盡得其故哉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杜註宣公之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鄭旣從盟於蒲楚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討貳執諸銅鞮遂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杜註鄆莒別邑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左傳鄭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

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杜註中城魯邑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公孫申之謀立公子繻夏四月鄭

人殺繻立成公太子髡頑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

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

成爲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伯歸

齊人來媵

據左傳言同姓來媵異姓則否公羊言二國來媵三國則非然公羊亦言錄伯姬者謂伯姬賢德遠聞爲三國所爭媵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親弔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並晉景之葬亦不書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報聘亦涖盟毛氏傳曰經不書必不成盟或晉侯不親盟故諱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前以齊頃匡景背齊乞晉及鞌戰後而齊怨可釋矣且晉齊亦相好矣故以齊君新立而復修睦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奔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鎖澤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至今夏晉楚大夫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會于鎖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傳晉秦互盟于界秦伯歸而背之故晉徵師伐秦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赴晉召過周因及諸侯朝王非專朝也故不書朝但曰如京師而傳有王人會伐亦不書

曹伯盧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晉侯强復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鐵壺氏曰夫人之娶失禮然後書此無失禮何以書明嫌也莊有成風文有敬嬴成有定姒其書薨葬與嫡同使哀姜出姜齊姜之娶不書則不知孰爲嫡孰爲庶矣且襄之篇三夫人之薨並書使不備其始末則未知孰爲君母孰爲君生母孰爲君祖母矣以是

知夫人之娶舊史備書其得禮而無嫌者則孔子削之也若舊史有擇而書則失禮者當其時可辨耳其明嫌者安知後之有嫌而預書之哉愚按納幣不書以爲常禮也書娶足矣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鐵壺氏曰公羊因歸父稱公孫嬰齊稱仲遂有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議禮之家多據焉其實非經義也

當是時魯卿有二嬰齊皆公孫叔肹之子聲伯會齊盟征伐屢稱公孫嬰齊而仲嬰齊無所見使其卒也書公孫嬰齊則不知其爲兩人而十七年卒于貍脤者人不知其爲何人矣此必魯人本以仲爲別而舊史因之也爲歸父後之說亦傳者之訛季孫與仲遂比而弑君本無怨惡其後歸父欲去三桓三桓始疾之遣歸父之齊而立其弟則以後仲遂而非後歸父也明矣其以氏稱者遂之卒也已氏非以王父之字爲氏也毛氏傳曰以天子諸侯繼統言則儕兄爲子閔弟爲父何則以君臣也君臣即父子也以大夫繼爵

言則臧宣叔以庶子武仲爲後及武仲出奔則反以嫡兄臧爲爲後然而兄不父弟爲不祖叔何則以繼爵也繼爵非繼統也今以兄弟爲父子則爲無父以大夫而繼統系則爲無君無父無君謂之大逆而乃以大逆之事公羊造之杜氏引之後人且從而遵之據之以誣經不亦怪哉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

左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冬葬曹宣公

既葬子臧郎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郎頁劉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至是晉侯會戚討曹伯執而歸諸京師晉霸如齊桓復邢衛伐山戎伐楚誅哀姜定魯難定王位皆無惟敗楚有功此舉合義故春秋詳書爲時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奔宋鐵壺氏曰此列國大夫奔盟以名見之始也凡執諸侯大夫稱人者以是爲亂世相淩暴之事故執得其罪而歸于京師則稱爵猶外取邑皆稱人而齊侯取鄆以居昭公則稱爵也不言歸之于者王在京師與衛侯鄭之執王在河陽異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遂伐鄭並侵衛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鐵壺氏曰再書華元與良霄自許入鄭異辭蓋爲宋晉遣奔歸必須時日故再舉華元許鄭援壞方出卽入故不再舉良霄因事而屬辭也又曰自僖文以後

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而蕩山不氏者宋人惡之不以氏赴也左傳宋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以巳爲右師不能討出奔晉魚石以與澤同爲桓族曰右師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乃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攻蕩澤殺之魚石初料其反而不敢討及討畏罪乃與同族五大夫舍于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華元決睢登陴魚石五人欲還不得奔楚按經稱華元自晉歸盖河上即晉地也時晉及魯及齊四大國皆大夫自相屠戮乃知政逮大夫亦非大夫之幸也亂世無道如彼流泉淪胥以敗可鑒

戎安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杜註鍾離楚邑左傳始通吳也鐵壺氏曰此列國大夫衆會皆以名見之始也蓋其始晉大夫特會特盟以名見而列國之大夫特會特盟亦以名見矣既而晉大夫衆會齊盟以名見而齊大夫齊盟亦以名見矣而列國之大夫衆會齊盟皆以名見矣大夫以漸張舊史以漸而詳世變人心正於是而可考焉是以春秋仍其舊而不革也自公穀以殊會爲外吳先儒

遂謂春秋惡吳過於楚非也楚合諸侯始于盂宋公
召之自曹以來皆楚之屬而偕楚子以來不得曰宋
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子于盂也僖二十
七年宋之盟成二年蜀之盟又宋虢之盟申之會皆
不曰公會諸侯會楚若鍾離柤向則吳人在是而晉
帥諸侯以會之會吳者晉志也魯從晉而往會焉非
會而又會何以著事實見情勢哉襄五年會于戚吳
入聽諸侯之會則列序而不殊會矣左氏于諸會皆
不言盟則會而不盟可知陳氏謂吳晉之盟春秋終
諱之亦無稽之言也

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楚遷于近楚之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雨著木成氷也左傳楚人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

叛晉從楚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是戰也晉呂錡射共王中目故不言楚師而言楚子敗績時范文子不欲勝以晉厲無道三卻驕勝則益之疾也然自邲之敗後非此戰無以復之杜註鄢陵鄭地鐵壺氏曰楚不書師敗績者以君傷目爲重也泓之戰不書宋公敗績者何也宋人告敗而諱君傷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子反將軍故罪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杜註沙隨宋地以鄭未服謀伐之左傳僑如通於公母宣之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返而聽命姜怒公庶弟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設守而後行僑如貨郤犨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請曹伯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爾君子臧自宋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杜註苕丘晉地左傳僑如使告郤犫言季孟謀叛晉

晉人執季文子公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請季孫于

晉晉許會平赦季孫歸僑如奔齊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至自會

不書至自伐以不成乎伐也晉之君臣紛糾矣

乙酉刺公子偃

杜註偃鉏俱爲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也按是事

僑如造惡乃僅出之後且立其弟叔孫豹而公子偃

遂殺之季氏之禍三桓而卑公室如此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鄭侵晉虛滑二邑衛救之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杜註假天子威以詘鄭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杜註柯陵鄭西地左傳尋戚之盟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

閎鮑牽見之告國武子佐武子謫之夫人怒國子相
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
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遂刖鮑牽而逐高無咎孟
子靈公母

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謂非時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
一月公至自伐鄭

雖未服鄭而圍之矣故書自伐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左傳還自鄭道卒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怨郤錡廢其父克與嬖人夷陽五長魚矯之讐郤氏者使鄢陵所囚楚公子茷告公曰是戰也郤至實召寡君謂晉必敗敗則奉襄公之孫周以事楚公以告欒書書亦忌郤氏曰其有焉胥童等

請先殺三郤遂帥甲殺三郤尸諸朝且以甲刼欒書中行偃公命勿殺既而公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殺胥童使程滑弑厲公使荀罃士魴迎周于京師而立之周子盟而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命官修政以圖復霸是爲悼公

楚人滅舒庸

舒庸國名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殺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高無咎出奔其子弱以盧叛慶克帥師圍之國佐從晉伐鄭以難請于晉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至是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以惡曰復入鐵壺氏曰孔甯儀行父書納借楚之力以復其國無他意也趙鞅納蒯聵于戚蒯聵無徒衆也魚石及四大夫實繁有徒因楚鄭之師而復入

焉將入而爲亂也意不止于求復也故不言納愚按
國君書入猶有是非焉大夫奔而書入自外而入內
也在國而書入自國都而入其私邑也總禍亂爲惡
之事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拜朝晉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毛氏傳曰不時且非務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楚子重會鄭師救之侵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

始矣晉侯師于台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許氏曰悼公初立乞師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後此無

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虗朾

左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以先君將葬而歸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鐵壺氏曰傳謂楚取彭城以居魚石巳非宋地追書宋非也宋地而宋之叛臣入據之告宋無可書也先

儒謂舊史必曰圍彭城非也凡圍邑而不係國者上有伐其國之文也以共圍為文安得不曰宋彭城哉按悼公以童稚為書偃所立當是時晉政在私家國人皆附之力不足以致討故逐不臣者七人而此會仍欒黶主之過此則會盟聘伐皆用韓厥荀罃士魴士匄而黶偃不得與矣此悼公操柄御姦之道也至十四年始以士匄之讓俾荀偃將中軍蓋國維已固而偃等為不足慮矣衛孫林父甫歸自晉而獨操國事所以卒釀逐君敗國之禍而不可振救也左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歸寘諸瓠邱

夏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討其納宋叛也東諸侯之師次于鄫為之援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報晉伐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禮也蓋是時天王之赴未至故左氏以為禮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傳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何忍背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鄭衆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註云未

將不稱名非卿也然師重故敘衛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註齊謚
叔孫豹如宋
左傳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傳楚子重簡師伐吳吳要而擊之大敗吳又取其良邑楚人咎之子重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左傳即位而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晉悼公中興霸業欲謙以求諸侯謂魯宋國不堪當其朝禮出國都至于晨槿與魯公盟觀傳載孟獻子相君稽首知武子稱寡君懼可知也若朝在盟前則已稽首矣何至是乃爲辭乎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邾子莒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而吳子未至杜註雞澤衛地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使大夫與之盟徵

壺氏曰操柄之失必有其由晉悼初起以威信未孚不欲數勤諸侯故會盟侵伐多使大夫承事而不知大夫之勢由此益張而不可過矣袁僑之盟以諸侯不肯特盟一國之大夫不知遂成諸侯在會而大夫專盟之始矣易曰辨之不早辨此類是也

秋公至自晉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許事楚未會于雞澤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聽貢賦多少之政請屬鄫以自助晉侯許之杜註云公時方七歲蓋孟獻子爲之言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以陳即晉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

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鄭僖公初即位來通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前書比魯大夫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illegible]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鐵[illegible]

氏曰不書及者書仲孫蔑及衛孫林父會吳則似魯衛交吳而不見其爲霸令春秋所謂微而顯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令尹子辛實侵欲焉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

左傳戚會吳且命諸侯戍陳也時穆叔又以四年邾莒伐鄫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又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樂轡與華弱相狎戲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觀左傳所載轡弱之狎戲孔張之應駮崔慶之淫頑其餘恣且

暴虐諸事亦知世卿世位之將廢矣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左傳鄫恃賂也杜註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故恃之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聘且修平也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孫宿以代父爲卿

如晉且聽命受罪以畢其事按鄫之愚弱不足道矣

而晉徒欲役之晉但知霸王之尊可以虛言責魯而皆不肯出一旅之師以存其社稷救災恤患之謂何甲顏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虎視萊久矣卒滅之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所謂郊不過分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邑也杜云南遺假事難而城之所以强私而弱公也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報元年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蠡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鄵

杜註鄵鄭地左傳救陳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杜註鄵鄭地左傳鄭僖公將會于鄬子駟相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殺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按書鄭伯如會丙戌卒于鄵足矣而書未見諸侯何其意之迂辭之衍乎蓋書此以見鄭伯卒之必有故也非瘧也令人疑而考之也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

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命朝聘之數也毛氏傳曰晉悼不敢以朝聘之數使諸侯親聽命故各國皆以大夫雖公尚在晉不

與而以季氏惟鄭伯來獻蔡捷覲之朝聘之數未載考昭公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與昭十三年傳所稱天子之制歲聘志業間朝講禮者朝聘爲減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者會盟爲無時蓋即申此命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疆鄆田也杜註莒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討侵蔡也子駟從楚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報士匄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穆姜以淫罪遷于東宮而死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註戲鄭地左傳諸侯伐鄭分軍其門修械具餱歸老疾于虎牢以示必下鄭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楚于我未病楚不能矣乃許盟鐵壺氏曰桓文會盟侵伐小國皆不與晉自厲悼以後會者滋多霸者之德衰中夏之力屈皆可見矣

楚子伐鄭

左傳子駟及楚平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杜註柤楚地會吳使吳乘楚後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杜註偪陽妘姓按晉自主霸以來未嘗滅國此蓋楚之與國也左傳滅之以封宋向戌戌辭乃與宋君毛氏傳曰宋與楚鄭惡晉宋所以辱楚鄭也宋甫受偪陽而楚子囊鄭子耳同伐宋謂宋受晉與伐宋所以報晉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禮世子未命則以皮帛繼子男故祖會以前齊世子列小邾子下傳稱此會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盟玉佳之故敘滕上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尉止等微者殺執政之卿故稱盜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皆戍虎牢不言者承上文會伐鄭也又傳謂虎牢已非鄭地書鄭虎牢言鄭服則歸之鄭也其義迂非也方戍虎牢以逼鄭乃探其心而及後日之歸鄭哉且歸鄭未有見文也蓋虎牢本鄭地故二年城虎牢不必言鄭此時已城于晉故繫之鄭以見其原爲鄭也猶彭城本宋地故成十八年楚入魚石于彭城不必言宋至襄元年諸侯圍彭城則繫之宋以見其雖披于楚而原爲宋地也時鄭及晉平諸

侯之師欲還楚救至鄭又與楚盟晉還楚亦還左傳

所謂一駕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魯為侯國亞于公故舊雖三卿而止二軍所以省賦而惜民也今季氏乘襄公幼少無知欲分公室故作三軍而三家盟詛以成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一軍使其軍之人力役邑稅則盡入于己叔氏一軍臣其子弟之力役邑稅父兄之力役邑稅則歸公是取其半也孟氏一軍又僅取子弟之半是取四分

之一也蓋孟獻子頗賢穆叔次之季武子最爲狠忍故分公室者有輕重而季氏亦必以已爲正卿費繁故取多仲氏次之孟氏又次之故以爲盟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合諸大夫謀曰晉楚雖並强而晉合十二國諸侯之師則楚弱于晉矣特恨楚來晉不卽救我耳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爲我致死楚弗能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從之盟楚師至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

乃固與晉乃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
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
自伐鄭
左傳四月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鄭門于東門其莫
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
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於
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二篤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將伐鄭鄭伯逆之乃從伐宋此似鄭渝盟而非渝者蓋原謀此以謝楚而非背晉也毛氏傳曰楚在鄭意量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杜註蕭魚鄭地左傳九月諸侯之師復至鄭人使良霄如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鄭

乃盟從晉晉赦鄭囚納斥候禁侵掠而楚亦自是無意爭鄭矣故曰三駕而楚不能爭也按傳楚執鄭使而不能救在前鄭晉互盟在後而經書執良霄在後者蓋會蕭魚後而始來告也後楚謂執之無益徒使固于晉歸之

冬秦人伐晉

左傳曰救鄭然鞭長不及馬腹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據十四年傳莒從晉會盟而潛通楚使故比年伐魯

葢小國而奸詭抗逆者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聘且拜伐鄭之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訃魯也左傳魯臨于周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聯一侵宋謂報晉之服鄭也而鄭則置不問焉于

是晉楚爭鄭之事一結

公如晉

左傳朝且拜士魴之辱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杜註邿小國名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按楚自莊王以後皆來赴書卒而獨不書葬豈魯使大夫會他國葬即遠地之秦亦書葬而獨不會楚乎公且朝楚而獨不使大夫會葬乎蓋必以吳楚僭王不可書于經故雖往會葬而經削之也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杜註向鄭地鐵壺氏曰晉士匄鄭公孫蠆以名見而

齊宋衛稱人以是知成公以後稱人者非卿也鄭伯

也曹薛杞亦伯也鄭卿以名見而諸小國之臣終春

秋無以名見者以是知舊史以勢之强弱爲詳畧也

君行卿從宿使卿爲介蓋隱然以國君自爲矣三桓

不相下故叔老辱焉其後昭公出晉荀躒謂意如曰

子姑歸祭季氏至王邕而入先君之廟其所由來者

漸矣使舉上客當日載書未必並及叔老也季氏自

悅其事而書于魯史經若削焉則其恃亂無君之迹隱矣按以强弱爲輕重非獨魯史也葢霸主之令卽然如薛伯杞伯每會列于莒子邾子下是也

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報十一年秦之伐也晉軍帥不和而還秦晉搆兵于此終焉鐵壺氏曰會盟序列以霸者之意爲先後而史從載書未可以彼而例此也卽如十年春會柤齊世子光後列至秋而先滕薛小邾矣十一年伐

鄭則又先邾莒矣此役宋大夫先衛卿十六年伐許宋大夫又後衛卿矣左氏以大夫不宜先卿而有滴之說誤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孫林父將攻獻公公出奔齊孫林父甯殖立公孫剽以聽命于諸侯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吳要擊敗之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晉悼問衛故于中行偃偃勸之定衛新君遂使孫林父與諸國大夫並列于會保姦長亂前盟之謂何偃即孫林父也與羊謀羞得乎晉悼不耄而耄及之矣

何以長年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孔疏云劉魯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前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

結之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至是遂逆后焉
禮逆后必上卿行事而以公一人監之今但書逆后
而不書公來似無監者據傳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
后于齊則已有監公矣其不書者天子娶諸侯女必
使同姓諸侯命迎之前桓王娶紀女使魯主昏故祭
公至魯受魯命以行書祭公來書遂逆今不知何國
主昏但使迎者至魯一告而單靖公不來其不書公
來以是也若劉夏即劉定公而傳曰官師者想此時
尚為士而未為卿大夫也故傳曰官師逆后而卿不
行非禮也十四年稱劉定公從後稱記之也傳文多

此不然定謚也生卽有謚乎按此天子之大夫稱名

士亦可稱名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

師城成郛

左傳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故伐魯

杜註遇魯地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晉平即位欲繼霸業爲會而齊侯有異志不至使其大夫高厚來及宴歌詩又不類晉使諸大夫盟之高厚逃歸諸大夫乃自相盟執莒邾以其背盟侵我也鐵壺氏曰首止葵邱之會盟再書地此不再書以盟之月卽會之月不如首止葵邱之異時異月故不再書也執言以歸者久而後釋也不書以歸旋釋也

齊侯伐我北鄙

毛氏傳曰公未歸而即見伐此與晉爭我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據左傳許男請遷于晉以叛楚晉召諸侯將遷之許大夫不可晉侯乃請諸侯各歸國而惟留其師伐許乃鄭伯聞伐許以爲可報許訟于楚之怨而請親往故先鄭伯而次荀偃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聘且言齊故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傳稱其故蓋陳服楚者也伐之以報十二年楚之侵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據左傳孫蒯田敗曹人汲器曹人詢之衛卿石買乃爲之伐過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圍臧武仲曾師逆武仲齊乃還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華臣暴其宗室宋公欲逐之懼而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助齊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以伐曹也來使見執故稱行人孫蒯爲介亦執

不書非正卿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晉荀偃與諸侯會于魯濟同伐齊至平陰齊侯

畏其衆師夜遁晉侯及諸侯從之晉魯攻險各下之

遂圍其四郭門于門齊侯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

乃止于是東侵及濰南及沂晉人討貳魯恨屢伐同

心圍之故書同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請楚師楚公子午不許楚子强之北伐不利乃還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杜註祝柯齊地因前同圍文故統言諸侯

晉人執邾子

晉執邾子以後十七年邾又伐我故晉又執之

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晉令邾還所侵魯田以漷爲界

季孫宿如晉

左傳曰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令也以未卒事于齊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靈公徙太子光于東立庶子牙爲太子高厚傅

之齊公病崔杼迎光卽位殺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傳子孔之爲政也專鄭人討其罪殺之使子展當

國子西聽政子産爲卿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註柯衛地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魯懼故穆叔

會范宣子以自固焉

城武城
左傳亦爲齊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杜註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祝柯以和解之而二國
復自結其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
左傳齊成故也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有與伐之怨然既盟而又報伐則非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爕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爕欲以蔡事晉蔡人以其違衆殺之其母弟出奔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公子爕同謀楚人以爲討黄奔楚自理

叔老如齊

杜註通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報十五年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以其二邑來奔魯受之遂多盜

杜註以邑出爲叛以邑歸我曰來奔按小國之大夫

不名而來奔名所謂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

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黶娶于士匄匄子鞅以十四年伐秦之役黶逐鞅奔秦怨之黶卒妻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懼盈討愬諸匄曰盈將爲亂鞅爲之徵匄使盈城著遂逐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錮欒氏也欒氏逆臣之後無可憐惜但范氏以大夫逐大夫而屢使其君召諸國奔走以錮之政出大夫其傎如此　公羊傳曰是年十有一月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左傳復錮欒氏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觀起有寵于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轘觀起利祿之禍人如此而人如以蠅趨羶何也又按當時楚雖偪于吳而政

權不失晉則諸卿擅權渺無君矣此楚所以久延與

七國同亡而晉遂爲三家所分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杜註庶其之黨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楚人殺之二慶據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二

慶築城以拒君陳人亂殺二慶楚人乃納公子黃而還按陳侯不在陳二慶稱國以殺君君之問其辭者以陳侯原討之而國人應之也又按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貴達云箕鄭父稱及非作亂首謀此書及或亦虎首而寅從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鐵壺氏曰衛元咺稱復歸者意在歸也宋魚石晉欒盈鄭良宵稱復入者將入而為亂也入于曲沃者既敗而入其私邑也良宵稱自許者許鄭世讎晉必陰助為亂故鄭人赴告及之也齊則顯然伐晉以助欒氏

故晉人告伐而于欒之入轉不言其自齊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杜註雍榆晉地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武仲佐季武子廢長公鉏而立悼子而孟莊子素惡武仲及莊子葬孟氏公鉏共譖武仲告武子曰臧氏將爲亂逐之

晉人殺欒盈

假晉侯命以師克之而書晉人以國亂無政而相殺也非以國法也左傳曰不言大夫自外也

齊侯襲莒

左傳還自晉而襲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爲其伐晉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將以伐齊水不克杜註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救齊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討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毛氏傳曰前年穀洛鬭毀王城齊叛晉欲求媚于天
子而城之魯遣使聘且賀城焉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報我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莊公淫于崔杼之妻棠姜杼弑之立景公按
齊莊志雪先恥伐衛伐晉登大行封少水可爲桓武

且能養士其亡也爲之死者甚多且有棄官僕賃于野以服其喪如申鮮虞者而盧蒲癸王何爲之報讐盡殺崔慶之家而但以淫遂敗甚矣淫之惡大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濟泮伐齊齊人以莊公說納賂求成許之則是報伐非爲其弒君也故經削而不書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前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故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公至自會

左傳齊成故也即會夷儀之諸侯也杜註重邱齊地

衛侯入于夷儀

毛氏傳曰前十三年衛侯衎出奔齊齊侯寄之于郲曰寄公今晉侯愍其久寄于外使衛分一邑以居之

鐵壺氏曰衛有二君而入不名異于鄭突之入櫟何也著其正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舒鳩叛楚屬吳楚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伐之以結成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攻門曰門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射之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初衛甯殖與孫林父逐獻公殖將死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若能復入則掩之矣喜諾及獻公入夷儀使同母弟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時孫林

殳在戚其子嘉聘于齊襄居守喜伐孫氏襄死喜乃

弑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以戚如晉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戚之東鄙茅

氏衛人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晉乃聘魯召公及諸

侯將以討衛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討衛疆戚田也澶淵必近戚之地鐵壺氏曰此役晉卿不行諸國會者非卿故良霄獨以名見也魯乃使君辱焉則季氏之不臣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與殺申生同文事亦宜同也

晉人執衛甯喜

爲貪孫氏之田而執喜非討其弑君也晉霸傾矣杜註曰甯喜執于會晉歸而始告諸侯故書于秋按左傳晉並執衛侯齊鄭請之乃許歸不應如此大事經不書也豈傳誤耶若曰諱晉爲臣執君則外無諱例

也若曰削削之義爲何姑闕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男以十六年晉伐許鄭伯自行恚之如楚請伐鄭而卒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乃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乃不禦寇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嗣位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傳宋向戌請合晉楚及諸侯之好以弭兵皆會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喜專公孫免餘請殺之公許之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即子鮮也以衛侯殺喜失信出奔公止之不可所謂好信不好學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載楚人先歃而經書會晉先晉者不使楚得加乎晉也豹不書氏承上文也鐵壺氏曰是會晉趙武楚屈建在焉而魯使亞卿往何也宿至是威權己固隱然以國君自爲凡役無身親者矣至昭公之世復再入晉者公不見納故宿親之蓋自結于霸國以傾其君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討甯氏之黨也

郳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晉將朝楚也以宋之會約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者亦朝楚從楚者亦朝晉也桓文之霸猶假尊周以爲名也至是則漠不言周而南北分峙如後之南北朝矣王迹之熄愈甚矣向戌之弭兵子罕責以天生五材兵不可去謂其以誣道蔽諸侯未足盡其失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崔杼娶棠姜攜棠公之孤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生明立之廢前妻子成成請老于崔邑偃無咎沮勿與成及母弟彊怒告慶封殺偃無咎于崔氏之朝杼怒出見慶封封曰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師攻崔氏殺成彊而盡俘其家棠姜縊復命杼御而歸則無歸矣杼乃縊嫳勸封反亡人盧蒲癸王何封子舍代父政寵何癸通于欒高陳鮑乘封出田介慶氏之甲擊殺舍封歸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公羊疏曰甲寅乙未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毛氏傳曰正月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于廟也予謂諸侯無相送葬之禮公與陳侯鄭伯許男皆送楚康之葬于楚西門外其諸大夫皆送至于墓無禮甚矣宋向戌倡宋之盟及朝楚莅盟而聞喪而返曾穆叔從公而見不及此然且天王之喪相距無幾日而諸侯絕無問者堂堂宗國乃相率朝楚而爲之執紼天王安在此春秋所最惡而不忍言者故成公朝晉亦

送晉葬亦朝正在晉而經但書如晉至自晉何不書在晉而此則特書所在以重别之令人上考而感歎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至方城聞季孫宿取卞自益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季氏愈不臣矣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弑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城杞亦宜然合諸侯以城之則非矣諸侯當恤宗周之闕而屏夏肄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范註曰杞復稱子蓋時王所黜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被弑在五月後札聘亦即在其後而傳有觀周

樂事豈以季子之賢有君喪而聽樂者蓋吳子餘祭之弒以赴之時書也而札之聘以至之時書也季子之出在前必先至霸王之晉與鄭衛矣而至魯適在吳子被弒之時赴音雖已有時日而赴實未至魯也季札未知君喪聽樂無妨也傳曰聘通嗣君杜註曰餘祭嗣立則亦以爲餘祭生前使之矣傳載從魯之齊而禮弓言札自齊返則至晉衛鄭在魯前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子尾子雅放之范

註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地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報士鞅之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傳郟敖即位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子產所謂子禍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婦人之

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逮乎火而卒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傳王子瑕謀立景王弟佞夫而自爲亂佞夫不知也周大夫尹言多等殺佞夫王子瑕奔晉然經書曰天王殺其弟則尹言多等之殺必景王知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伯有汰虐嗜酒以亡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鐵壺氏曰書人會者非卿也是時蔡世子般弑父不言宋災故則疑于欲討蔡亂而不能也故別白書之以貴諸侯之不討亂也會盟未有書其故者書故惟此與稷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公薨立胡國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乃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是爲昭公

鐵壺氏曰傳稱子野以毀卒而不知其爲故也春秋

之文辨果以毀卒則書子野卒于喪次般惡見弒之迹不益顯然乎而其文一施之是使故與毀無以別也季孫之取卞也公歸自楚而不敢入矣瑕釁既開故戕嗣子立稚昧以固其威權不然君方在殯國無變故而子次于季氏何爲者乎季氏陰弒而以毀告羣臣不敢詰國人不能知猶鄭髡頑見弒而以瘧赴也故經卒而不地與般惡無異文以見其爲弒也子般之卒也閔爲之變而不書卽位矣乃昭公卽位何也有隱而不行卽位之禮者變也有隱而不能不行卽位之禮者尤變也季氏既以毀告則雖不行卽位

之禮而不得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會葬奔喪諸侯親往此事天子之禮而滕邾行之魯受之乃知亂臣賊子不惟強大弱小皆然可歎也鐵盎氏曰襄昭而後魯益微矣滕邾乃來會葬奔喪者蓋三家自比小侯以交滕邾滕邾之來亦以自儕于三家而思結好也昭元年晉趙孟卒鄭伯往弔蓋是時列國邦交皆如此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則作亂者衆不知誰實操刃矣故書莒人是時去疾以齊出奔齊挾國人攻莒子蓋展輿與聞故傳探其意而曰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也若顯然因國人以攻莒子而弒之則當書曰莒展輿弒其君矣